

有一年，我的一本新小说选集《弯弯的月亮》出版在即。

应出版社之邀，我赶往长春完成最后的校稿审定工作。走时匆忙，妻子为我准备的换洗衣服都忘了带上，但我却没有忘记带上卡夫卡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。

初识卡夫卡，是和作家阿成先生聚会后的一次闲聊。谈起外国作家和作品，阿成先生说生前默默无闻，死后殊荣无数的卡夫卡虽然难懂，但是读懂了卡夫卡却能使一个作家身心受益。听了阿成先生的话，我开始了对卡夫卡的阅读：《饥饿艺术家》《修建中国长城的时候》《变形记》《审判》《城堡》……我从卡夫卡的寓言、短篇一直读到他的中篇和长篇。他的作品有对灵魂的拷问、有对心灵的封锁、还有异形的嬗变等等。卡夫卡的作品虽是难读，但却十分的好看。所以，卡夫卡是需要反复用心阅读和反复用心聆听的。

心聆听的。

在校稿的间歇，与长春的几位作家朋友一起来到净月潭。长春的净月潭是很有名气度假村，拥有亚洲最大的人工松林，其间黑松、油松、樟子松、火炬松等茂密交错，一眼望去，无边无际，碧海茫茫。我们搭乘一台“面的”，在林海中穿行了很久。在松林深处，不时有飞鸟自眼前掠过，并留下惊鸿一瞥，让人无限流连。

正午，当阳光变得热情似火时，净月潭边吸引来许多戏水的人，看那些身着泳装的婀娜身姿，很是养眼。从前只相信哈尔滨多美女，却原来长春的女孩也不逊色。面对美景佳境，把酒临风、抚今追昔，惬意非常。

入夜，我们一行人在微醺状态下，一路谈笑着离开沙滩，返回住处。我们住的地方是一栋栋别具风情的木质结构的小阁楼。临睡前，友人告诉我如果能在凌晨三、四点钟醒来，不但能听到阵阵松涛的歌唱，而且，此时若推开窗，还能闻到松树独有的清香，沁人心脾、久久挥之不散。

唱，而且，此时若推开窗，还能闻到松树独有的清香，沁人心脾、久久挥之不散。

怀着与老友畅谈艺术与创作后的兴奋和思考，躺在床上，始终无法入眠。于是，翻身再读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：“一天早晨，格里高尔·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……”

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被誉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之一，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，作品情节看似荒诞不经，实则蕴涵深意，它触发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处境的反思和现代人的困惑。这部作品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……最初，我是带着后来人的诸多评述阅读了这部作品。

而后，几经岁月辗转，再读时内心却已积累了更多的对现实的体验。格里高尔的变形，其实所代表的是人类的一种恒久的理想。还记得小时候，我们曾无比羡慕齐

天大圣的七十二变，今天的孩子则羡慕了变形金刚的百变神术和无所不能。变形似乎是童话的专利，但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却是极为独特的，格里高尔在不自觉中忽然变形了，但他的变形却是如此之沉重、压抑，并带有世界末日般的恐慌感，丝毫不见了童年的幻想与梦境。

卡夫卡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初始的卡夫卡只是一个默默无闻，不被人理解的业余作家，但今天他却被称为现代派文学的一代宗师，甚至可与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相提并论，就连他的名字已经进入了语言，成为一个词汇，“kafkaesque”，它的意思是卡夫卡式的，代表着受压抑和噩梦般的体验。卡夫卡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……

在清醒地阅读卡夫卡时，我听到了在不远处由风带来的松涛的低缓、深情的歌唱，当我感觉到四周松香阵阵时，恍惚间，我自己似乎也变形为一个被别人所不识的“异形”了。

于千千万万朵花中，我看到了豆花，于是停了很久。

最早我是在一本选集里看到豆花的：

秋日

(宋)高翥

庭草衔秋自短长，悲蛩传响答寒螿。

豆花似解通邻好，引蔓殷勤远过墙。

我被豆花绊住了目光，这是让人回味的豆花，也是我认为写豆花最好的诗。

庭前的草儿街着几分秋意，短长不一，各自随性，“街”字用得很妙，它在拽着秋的衣襟呢。“悲蛩”指悲鸣的蟋蟀，“寒螿”即寒蝉。蟋蟀、寒蝉的鸣叫相互应答，也是同音相和，同气相怜吧，可秋意被叫了出来。长长的豆荚蔓上缀着一朵朵豆花，它们似乎也知邻里当和睦，弯弯曲曲地爬过墙头，好像是去慰问隔壁邻家。

由豆花句，知道这是初秋。这一句把初秋写活了，也让这首诗身价倍增，价值指数像长长的豆蔓，向前伸展。这是最善解人意的豆花，当初我读这诗，心就被这殷勤的豆蔓缠住了，以至于今天，我理着豆蔓牵出了这整首诗。

看见的预示着看不见的。豆花为邻里形象做了代言。人虽没有出场，该说的都由豆花说了，没表达的也由豆花表达

了。这热乎乎的诗句，温暖着阅读它的人。

到网上搜了豆花诗，谁知眼睛都看亮了，那么多的豆花，看来绊住的不只是我的目光，还有很多诗人的目光。

“篱豆花开蟋蟀鸣”，“野人篱落豆花初”，“豆花篱落荻花洲”，看到了吧，“豆花”时常是跟“篱落”同框的，因为这些豆角、扁豆之类，常常攀援在篱笆上，这让它的花开好似展览一般，一面墙都是花，让你迈不过的。

晓行

(宋)张良臣

千山万山星斗落，一声两声钟磬清。

路入小桥和梦过，豆花深处草虫鸣。

你看这首《晓行》，写的是天亮时的出发。“千山万山星斗落”，是黎明前的情景，写得很大气，也写出了黎明前特有的静阒，让晓行显得庄严肃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声音出现了，“一声两声钟磬清”，应该是晓钟，报晓的钟声。这是黎明的声音，进到诗里，诗也鲜活了。写到行的是这一句“路入小桥和梦过”，是说诗人迷迷糊糊经过一座小桥，是跟梦一起经过的，还没有醒透，看来他是骑在马上或是坐在马车上。而就在这迷离恍惚中，他的眼神还是被豆花逮住了，“豆花深处草虫鸣”，看到了豆花，还听到了虫鸣。黎明前

的豆花，加上钟鸣、虫鸣，整首诗可谓有声有色。豆花，也成了最亮的豆花，携带着黎明的光泽。

豆花确实是秋光里的绚烂。春天也有豆花，像蚕豆花、豌豆花，可是春天的花太多太艳，诗人的目光分不过来。秋天花开不多，而豆花又格外炫目，它就成了那避不开的秋光了。“村边紫豆花垂次，岸上红梨叶战初”，这是紫色的豆花；“豆花小白槿花红，野屋篱门处处同”，这是白色的豆花；“道边篱落聊遮眼，白白红红扁豆花”，杨万里的豆花是有白有红：在秋天，这真是光彩。

豆花还能将人的情绪向快乐方面逗引，像宋代诗人张耒的这句：“渡头鸣春村径斜，悠悠小蝶飞豆花。”只读这两句，你的快乐跟着小蝶飞起来了，可整首诗写得比较萧条黯然，黄蒿满田，秋草满家，原来是写路上所见“逃屋无人”的情景，只有豆花的句子带出了点生气与喜色。

豆花还常常跟虫鸣组合，像“虫响豆花秋”，“篱豆花开蟋蟀鸣”，“豆花深处草虫鸣”，虫鸣成了豆花的画外音，一起诠释秋声秋色。从空间上来讲，豆藤浓密，是虫子的庇护所，豆花清芬，也会引来虫子采芳，物理上它们便成了组合搭档。在诗中，它们又是互动的，仿佛是虫响提醒了豆花开放，也仿佛豆花开放提醒了鸣虫时节，它们被诗情关

联在了一起。

题韦隐居西斋

(唐)许浑

斲药去还归，家人半掩扉。山风藤子落，溪雨豆花肥。寺远僧来少，桥危客到稀。不闻砧杵动，应解制荷衣。

豆花也特有农家情味。写这个花那个花，都不如豆花有乡土气息、生活气息。许浑的《题韦隐居西斋》，写的是一个隐士。这个隐士给人感觉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的味道，他以“斲药”为生，斲是斫，砍的意思。住的地方偏僻，连桥都是危桥，所以来的朋友极少。也不闻砧杵的声音，说明没人赶制衣服，那么穿什么呢？“应解制荷衣”，用了屈原的典故“制芰荷以为衣兮”，就是说将荷叶荷花缝在一起，当衣服穿。是不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？注意，诗里有一句写了豆花，“溪雨豆花肥”，经过溪雨的滋润，豆花开得圆鼓鼓的。生产、生活的气息吹来了，没有这一句，诗意就太萧索了，生活的味道出不来。

让我们在豆花里再沉浸一会。陆游的“连村漠漠豆花香”，清代王文治的“菜花香杂豆花香”；宋代王希吕的“豆花成实谷苗丰”，都是行进在道中嗅到看到的。再疲累，当这种洋溢着丰收喜气的豆香吹来时，那颗为国事奔劳的心，也立刻丰润起来吧。



月光城 随笔

袁炳发

阅读卡夫卡



月光城 随笔

仇媛媛

古诗里的豆花